

收稿日期:2025-09-20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叙述方式

——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视角

张桂华¹, 孙存辉²

(1.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7;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现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教科书是按“原理-例证”方式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进程,论述了叙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本思路:从唯物史观的前提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实现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关键词: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叙述方式;前提;历史和逻辑;抽象和具体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6-0001-08

作者简介:张桂华(1968—),男,江苏射阳人,盐城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孙存辉(1970—),男,江苏睢宁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6.06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针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中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叙述方式局限的评议一直不断,尽管“05 新方案”进行了整合创新,但仍基本遵循原教科书的叙述方式。现行教科书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叙述方式的局限在于:先正面表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然后运用事例说明,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理-例证”叙述方式,缺乏概念到概念的流动,缺乏原理到原理的证明,不利于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也不利理性思维的培养。

一、“原理-例证”叙述方式产生的历史原因

1845 年春,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基本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以革命的、实践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消极、直观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使实践范畴进入历史观,进入认识论,实现了历史观和认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1845 年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详尽发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思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唯物史观,但这部著作在马克思生前没能公开发表,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甚至尚未完成。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写过专门的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散见于各种著作,尤其是论战性的著作之中。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历史或者被看作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思想的产物,或者被看作是上帝、神的创造,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作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实现”。他们根本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用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批判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就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为了把唯心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必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缺点:“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72-73}同时在一些场合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论述不够,正如恩格斯自己指出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68}正是这种强调和忽略,成了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的口实。

在恩格斯的晚年,唯物史观不仅面临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和攻击,在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当时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青年派,由刚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大学生和编辑组成,把唯物史观教条化和庸俗化,不是把唯物史观当作研究的指南,而是用作套语和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同时把本身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梅林等在理论上也不够成熟,在原则问题上含糊不清,在路线问题上缺乏坚定性,对唯物史观的实质内容理解不透彻,常常在《新时代》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些折衷主义的错误百出的文章,甚至直接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鼓吹新康德主义。为了应对这些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歪曲、攻击和误解,恩格斯晚年写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驳斥资产阶级学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伪造,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随着恩格斯的逝世,这一努力为之中断,在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开始泛滥。

列宁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之初就提出:“我国社会主义者……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2]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为了对群众进行通俗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写了《共产主义ABC》,富有创造性地对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通俗系统的解释,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介绍给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1921年,布哈林完成了作为《共产主义ABC》续篇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本被作者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教材”曾被各国无产阶级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教材。

1932年,斯大林决定结束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清除已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性解释。在斯大林主导下,联共(布)中央成立“编写联共(布)党史小组”,授权全体中央书记负责审定工作。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论述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对苏联国内意识形态的塑造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写的四章二节后来发行了单行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为了总结苏联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向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而写,他在系统连贯的阐述中初步勾勒出一个以正面叙述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后来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体系,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权威的解释。这一体系因此也被称为斯大林体系,在很长时期内成为苏联教科书的准绳。

这一体系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教科书体

系,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具体的原理和范畴时把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和论述补充进去,这种体系编排方法的苏联模式化和体系基本内容中国化的做法,在1961年出版的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得到规范化和定型化,这本教材标志“中国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诞生,他取代了苏联的教科书,成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和经典理解,以后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科书大都没有跳出它的套路^[3]。

公正地说,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体系对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甚至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传播者就是在这个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体系最初是为了向工人农民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产物,在这一体系中,基本是正面、孤立地表述一个个原理,然后提供一些材料和例子来说明原理,这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理-例证”表述方式缺乏概念到概念的发展,缺乏从一个原理到下一个原理的证明,使得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恰性不足,不利于培养理性思维。笔者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来建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叙述方式,对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而这一叙述方式的建构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二、从前提出发是建构唯物史观叙述方式的首要原则

从前提出发建构理论体系是西方理性逻辑的思维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前提出发的核心是为理论体系的建构确立一个科学的逻辑起点,从而通过逻辑推理建立必然联系,达到逻辑自治。理论叙述方式是为理论内容服务的,自然也要符合这个逻辑理路。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比喻、警句、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4],用格言、比喻、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透彻的地方,只有靠其中的暗示补足。“中国哲学家语言如此不清晰,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4]。和中华文明一样,许多古老的文明都成功地凝炼出丰富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唯有西方文明才发展出对这些智慧进行证明的智慧。正如韦伯所说:“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们今日一致公认它是合法有效的。经验的知识、对宇宙及生命问题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测的那类哲学与神学的洞见,都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5]

古希腊人以理性为尺度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为西方科学和哲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在古代世界,希腊是个后起的民族,希腊文明的许多因素分别来自古埃及、古巴比伦、腓尼基、叙利亚等周边文明。东方人在具体的科学和技术方面早已超过了希腊人,但只有希腊人才超越了实用和宗教的目的,提出了“为什么”的问题。

泰勒斯“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标志这种理性思维的开端。这一命题在两个向度上开辟全新的东西:一方面,在研究的精神上,泰勒斯不是以拟人化的表现来说明世界,而是以一种经验中实在的东西——水来解释世界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方法上,亚里士多德将泰勒斯的方法确定作为一种归纳法,是将从感觉中所得的事实上升为普遍性的命题。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火,作为外在的本原,是世界的开端和归宿;作为内在的本原,是指符合火的本性的原则,是不变的同一原则,即“逻各斯”。“逻各斯”的本意是说话,说出的道理,在希腊思想看来,正确的道理表述了真实的原则,因此“逻各斯”可理解为理性、理由、原则、规律、道。“这种法则或唯一的思想,是一种内在固有的逻各斯,也就是产生万物的这种交换的实体本身,换句话说也就是火,这是那种最无形体的、最能动的、最易变形的、最活跃也最生动的东西”^[6]。

自然受确定的力量支配,依从确定的规则,这规则和人的理性之间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们能够通过语言对其加以理解和表现,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一个共同信念。这种理性精神,如果转化成中国式的语言,那就是:道可道,就是道。这种理性精神,是希腊文明的精华,也是近代科学世界观的源头,其典型的表现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几何学。

在人类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首创逻辑学,并且确立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逻辑学体系——形式逻辑。范畴和推理、三段论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求真的逻辑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总结了几何学与逻辑学的丰富资料,系统地研究了三段论,以数学及其他演绎的学科为例,把完全三段论作为公理,由此推导出其他所有三段论法,从而使整个三段论体系成为一个公理系统。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历史上提出了第一个成文的公理系统。这种公理化方法,从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原始命题(即公理、公设)出发,按照逻辑规则推导出其他命题,建立起一个演绎的系统。

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形式逻辑,开创了西方求真的系统的方法论的体系,对西方后来各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数学领域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欧几里得从公理和公设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推演,构建了古代科学中最为严密的数学体系。在这种演绎推理中,对定理的每个证明必须或者以公理为前提,或者以先前已被证明了的定理为前提,最后做出结论。这一方法后来成了用以建立任何知识体系的严格方式,人们不仅把它应用于数学中,还把它应用于科学,而且也应用于神学甚至哲学和伦理学中,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哲学家。‘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其本身便脱胎于欧几里德。十八世纪天赋人权的学说,就是一种在政治方面追求欧几里德式的公理。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7]。

这种从一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去研究客观事物、建构思想体系的方法是西方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初入大学学习法学的马克思就对现存的法学理论不满,试图创立一个理想的法学体系。他根据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原则,首先建立先验的法概念,但始终找不到从先验的法概念过渡到现实的法的途径。当他认识到从先验原则出发不可取之后,就转向哲学研究,以期获得一种能合理解释现实的哲学世界观,从而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突破。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综合和作为完整体系的最早的雏形。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工人的劳动则是对这种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同其产品之间的天然亲近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疏远甚至敌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互为因果关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暂时的形式,因而扬弃异化劳动必然和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和扬弃的研究,马克思获得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一“类本质-异化劳动-扬弃异化劳动”的否定之否定理论模式也是马克思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理论证明。

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模式中,作为理论起点的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是现实的劳动,而是本来意义上的理想化的劳动,而现实中存在的真实的劳动则是与人的类本质相脱离的异化劳动,这里他的论证方法没有超越费而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模式。

1845春天,《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唯物辩证的实践观宣告了新唯物主义的诞生,以革命实践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实践范畴进入了历史观和认识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之间的对立,详尽地发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思想,第一次系统、全面

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在这个全面地构建和阐述唯物史观的体系中,首先必须确立它的前提,以便从这个前提出发,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大厦。这个出发点同时又应当是历史的起点,从而能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8]。确定了唯物史观的前提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横断面上提示了生产实践的四个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正是由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才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随着理论的一步步展开,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人类社会进步的机制及其实现形式、个人和社会、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渐次展现出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这部著作没有发表,尤其是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第一篇“费尔巴哈”手稿是未完成稿,此后又屡经订正、删改、增补,导致该篇遗稿“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而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其中包含具有旧层稿和改订新稿、底稿和誊清稿这些有对应性的异稿”^[9],导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是完成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确定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出初步阐明。在这部著作中,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概念尚未定型,他们用源自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来标示后来成熟期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概念更是用“生产关系”“生产和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形式”等不同的术语来表述。尤为重要的是,1845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远未完成,尚不认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黑格尔最重要的珍宝,对人类社会历史起点的原始社会所知甚少。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远非成熟形态。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资本论》的逻辑的借鉴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以便从这个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去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成熟的唯物史观有赖于马克思在逻辑方法上的成熟,这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长达几十年的改造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西方形式逻辑、传统逻辑的起点,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又叫做传统逻辑,他的逻辑是专门研究思想的形式,所以又叫做形式逻辑。传统逻辑主要是用演绎法来推理,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又叫做演绎逻辑。

由于传统的形式逻辑专门研究思维的形式,对于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人类思想史上,黑格尔首创系统的辩证逻辑,研究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逻辑。黑格尔的逻辑学明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的形式逻辑不同,它是一个哲学范畴推演的系统,在黑格尔那里,这些逻辑范畴是“纯概念”,是不沾染任何感性的、物质的成分的纯粹的思维形式。逻辑学的任务就在于抛开一切感性的成分对逻辑范畴作纯粹的考察,研究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范畴是存在的本质,是“绝对理念”的各个规定,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绝对理念”本身只是一个由各种范畴构成的有机的系统,离开了各种范畴,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没有意义的“空名”。同样,一个范畴离开了和其他范畴的联系,离开了“绝对理念”,则是片面的、抽象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范畴的内在的否定性是范畴的推演根源,是范畴自身运动的灵魂。在继承和发展康德的“三一式”和费希特“正、反、合”的思想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他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即否定

之否定规律:辩证的否定经历正、反、合三个阶段。“绝对理念”就是按照正、反、合的公式由抽象到具体向前发展的,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就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正、反、合构造起来的。

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具体的,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具体真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范畴顺序,就体现了“绝对理念”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逻辑学”的第一个范畴“纯存在”是一个最抽象、最贫乏的“理念”,没有任何规定性;随着范畴的向前推演,“理念”的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逻辑学”的最后一个范畴“绝对理念”则是包含了自“纯存在”以来的一切范畴和相互关系的内容,因此是最丰富、最具体的“理念”。

马克思之前,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是建立在传统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只有到黑格尔时才发展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辩证的方法,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思辨的、神秘的,决不能在其现成的形式上加以应用。1843年,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此后,马克思不断批判和摒弃黑格尔,又不断地回到黑格尔,“在开始阶段被他当作神秘主义抛弃了的东西,往往在后来又被他重新肯定,并得到认真的发掘和应用”^[10]。

为了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制定出能够对他所搜集到的大量经济学材料进行加工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从1857年底开始重新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1]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没有实现,但《资本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积极成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辩证法),但是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资本论》所借鉴于黑格尔的方法,正是他以前着重批判过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中,以果实为例揭露了这种思辨方法的秘密),这一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最具神秘性,也最有价值、最具合理性。经过马克思唯物主义改造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成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整部《资本论》就是在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前提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科学揭示了资本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

四、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学笔记》对构建唯物史观的意义

关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思想,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和他的真理观一样,黑格尔也把哲学史看作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他说:“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12]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发展的过程和逻辑理念的推演过程是同一个“绝对理念”的自身发展过程,因此,两者必然是统一的。但是,他把每一种哲学体系仅仅看作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只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其实质乃是唯心主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方法,使之成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正如恩格斯说:“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3]

马克思把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于整个《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在一至四卷中,马克思依次研究了商品、货币、资本,这个排列正是依照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

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研究离不开人类历史的起点——原始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根据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对原始的部落所有制进行了最初的考察,《资本论》又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但限于考古学、人类学材料的稀少,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原始社会作深入的研究。从19世纪60年代始,以摩尔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原始社会的著作,他们对史前状态的说明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一向缺乏的事实证据,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原始社会的研究。1879—1882年,马克思曾对摩尔根、柯瓦列夫斯基、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我国学界通常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的详细摘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恩格斯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马克思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主要著作写下详细的读书笔记,绝非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许多宝贵思想,无疑是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晚年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一部分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得到了明确的系统表述,但一部成熟的、系统的唯物史观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诞生,以致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还说,“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还只是迈出了最初的几步”^[14]。

综上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新世界观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系统的表述,他们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式的“理性-逻辑”的方式,绝非“原理-例证”式的,当然,这次表述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特定目的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传统教科书体系对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局限的,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的“原理-例证”的表述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体系日益显示其弊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进程,我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唯物史观的前提出发,结合《资本论》中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在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地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叙述方式,才能更好地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书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2]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张秀琴.走出与回归: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演化的逻辑[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5):17-22.
- [4] 冯友兰.英汉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21.
- [5]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 [6] 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M].陈修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7.
- [7] 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3.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 [9]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2.
- [10] 孙伯鍨,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8.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 [12]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4.
- [14] 李华钰,严强,严高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362.

The Narrative Approach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t Thought

ZHANG Guihua¹, SUN Cunhui²

(1.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expos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current textbooks adopts a “principle-example” model, a narrative shaped by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ile this approach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populariz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it also exhibits certain limitations.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Marx and Engel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a fundamental approach for narrating the cor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tarting from the premis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pplying Marxist dialectics and dialectical logic,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and achieving a progression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Key wor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rrative approach; premise; history and logic; abstract and concrete

〔责任编辑:朱 根〕